

追溯毛边本史,毫无疑问,必须提到周氏兄弟著译的毛边本,因为他俩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毛边本流行的始作俑者。周作人不但自己著译的毛边本与鲁迅一样,蔚为大观,而且,还数次公开发表意见支持毛边本:“毛边可以使书的‘天地头’稍宽阔好看一点。不但线装书要天地头宽,就是洋装书也总是四周空广一点的好看。”(《〈毛边装订的理由〉按语》,1926年4月30日《语丝》第一二九期)不过,在周作人著译的众多毛边本中,“苦雨斋小书”至今鲜有人提及。

1927年3月19日出版的《语丝》第一二三期,打头阵的文章是周作人的《苦雨斋小书序》,由此宣告了“苦雨斋小书”的开张。在这篇短序中,周作人抱怨“这个年头儿,草闲偷活已至不易”,因此,他在当年“年头年尾”“简直没有做一件事”,“但是,这其间也做了些小事,编辑‘苦雨斋小书’之计画就是那时所想的”,可见他对编辑这套“小书”还是郑重其事的。第一批“苦雨斋小书”有两种,即北新书局在同年3月推出的周作人译古希腊、英国、法国和日本剧本、小说、散文选《冥土旅行》(“苦雨斋小书之一”)和

毛边举隅

“苦雨斋小书”两种

■陈子善



“苦雨斋小书”二种《玛加爾的夢》《澤泻集》书影

俄罗斯中篇小说《玛加爾的夢》(“苦雨斋小书之二”)。《冥土旅行》以前一直记载1927年2月初版,然而印在书前的《苦雨斋小书序》,落款分明是“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”,初版无论如何来不及在2月印就的,3月出书才符合实际。周作人在《苦雨斋小书序》末尾预告:“小书以后还有,说不定

还要弄大书出来呢”。果然,“苦雨斋小书”又由北新书局出版了三种,即散文集《泽泻集》(“苦雨斋小书之三”,1927年9月初版)、评论和译文集《永日集》(“苦雨斋小书之四”,1929年5月初版)和新诗集《过去的生命》(“苦雨斋小书之五”,1930年1月初版),前后历时四年。“苦雨斋小书”总共出版了这五种,前两种书前均印有《苦雨斋小书序》,后三种无,但五种均在扉页醒目位置印上“苦雨斋小书”之一至之五。《过去的生命》连封面上也印了“苦雨斋小书之五”七个大字。“苦雨斋小书”另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五种初版本均为毛边本。在周作人著译出版史上,以丛书名义印行的就是这套小巧可爱的“苦雨斋小书”毛边本,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。寒斋藏有《玛加爾的夢》和《泽泻集》两种“苦雨斋小书”,《玛加爾的夢》已是1927年6月的再

版毛边本,可见当时受读者欢迎的程度。《泽泻集》收入周作人前期散文的名篇《苍蝇》《故乡的野菜》《吃茶》《乌篷船》《苦雨》《死法》等,他自己在此书序中明确表示:“有友人问及,在这一类随便写的文章里有那几篇是最好的,我惭愧无以应,但是转侧一想,虽然够不上说好,自己觉得比较中意,能够表出一点当时的情思与趣味的,也还有三五篇,现在便把他蒐集起来,作为苦雨斋小书之一。”而《玛加爾的夢》则是俄罗斯作家科罗连珂有名的作品,周作人在《苦雨斋小书序》中认为这部“现代的”中篇竟与“桓灵时代”的“希腊哲人”路吉亚诺思的《冥土旅行》“异曲同工”。书末还有周作人写的长篇附记,详细介绍科罗连珂其人其文,特别推崇《玛加爾的夢》“写自然的美与自然的残酷,人性的罪恶与人性的高贵,两面都到,是写实主义的理想派文学的一篇代表作品,在这里面,悲剧喜剧已经分不清界限,便是诗与小说也几乎合二为一了。”《玛加爾的夢》和《泽泻集》都是书口和书顶毛边,前者还未裁开,后者则已由原藏者裁开阅读,且在扉页钤有阳文闲章“书香满篇”,颇为有趣。

(上接第一版)所以,治学形式上从背-抄-读-看-查-听,发生了很多变化。

另外,在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之下,学问变得越来越不值钱,因为出书太容易了。“以前的大学者,比如说宋史大家邓广铭注《辛弃疾》,那是研究一辈子的心血,先编辛弃疾的年谱,然后注他的词,一首词一首词把它考证清楚了。现在的年轻学者拿一个比辛弃疾大得多的宋人集子,依靠互联网,马上就作注,一注出来就出版,一注就多卷本,一个人注多本,哎呀学问太大了。但是你看邓先生的《辛稼轩词编年笺注》,他注出来的很多地方都是我不知道的。现在很多学者所谓的注,他注出来的地方我也能很方便地查到,我查不到的地方,他也不注,因为他也查不到。”

“在阅读形式和读书心态上,互联网都给读书人带来根本性的变化,而这种变化从一个传统读书人的角度来说万劫不复的。”傅杰说,“互联网带给我们的变化太快了,二十年前根本想不到世界会是今天这个样子,而二十年之后,互联网将会对传统学术、传统读书人的心态带来什么样的变化,我还真不好说。”

互联网加剧了阅读浅薄化趋势

移动互联网时代,我们怎样阅读?这是一个持续被讨论的问题。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6年最新的调查,现在中国每年人均读书是7.8本,比前几年稍有提高,然而扣除心灵鸡汤、营销文字、成功学书,每个人一年读不了几本好书。移动互联网发达以后,手机阅读占阅读比重超过百分之六十,数字化阅读接近百分之七十,而纸面阅读只剩下百分之四十。

汪涌豪对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带来的纸面阅读下降、轻阅读盛行的弊端直言不讳,乃至大声疾呼。

“有人说我在手机上也可以读到好东西,但其实你不可能在手机上读长篇的好书。”汪涌豪说。他对经典好书在互联网时代受烂阅读、轻阅读的冲击尤感痛心。

汪涌豪举了中美两国大学生的一个

阅读调查为例。美国大学生的图书阅读,普遍是看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、霍布斯的《利维坦》、马基亚维利《君主论》、亨廷顿《文明的冲突》等著作,我们中国大学生看的却是《藏地密码》《盗墓笔记》等类型小说。汪涌豪本人对《利维坦》特别有心得:“利维坦本来是《旧约》中怪兽的符号,作者用它形容一个国家膨胀以后、国家暴力对人性、社会的压抑,所以国家和政府、人民之间要有个契约关系。这个讨论非常精深,被认为奠定当代的西方政治哲学全部的基础,所以美国学生看《利维坦》是有道理的,因为人不仅属于一个家庭,他还是社会的人,他可能还是个政治人。国家、政府的情况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。”但在中国,真正的好书知道的人还是少。有一句顺口溜概括形容了当下的流行阅读趣味:“学者电视说书,小说穿越盗墓,潜伏就在职场,养生手到命除。”情形非常不容乐观。

汪涌豪提到美国名记者尼古拉斯·卡尔的书《浅薄》,该书副标题是“互联网怎么样毒化我们思维”。对此书观点,他有共鸣。“本来你在内容里面潜水,你深深进入到文本当中,与它共呼吸、同命运,你被它深深地感动。但现在读者只是在字面上滑行,根本进不了文本。互联网改变了你的记忆程序,改变了你的神经线路,以至于你再看《追忆似水年华》觉得太长,《战争与和平》太不能接受,让你变得没有耐心追踪那些深刻的东西。”

汪涌豪对习惯于浅阅读的人有一个比喻——“嗜糖者”,医学上对这类人的解释,是他们的身体会一直吸收那些没有钙质的、没有维他命的空的热量,并且这些空的热量会不断产生干扰素,使身体没有能力吸收好的能量。坏的阅读对人的精神产生的效果也类似。一个人看多了烂书后,就根本不知道哪本书好,哪本书坏。而阅读经典作品就不一样,经典作品会超拔你,提升你。

“我以前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等小说名著,里面具体的每一个人物,他们的命运,到今天为止对我的人生都有影响,如果生活中遇到一个场景

和当初我所读到的小说镜头有对应关系,我就拿出来跟它比照。一个经典的东西,它在你生命每一个紧要的关头,都会亮起信号灯,提供无数个警示,这是很重要的。一个没有读过经典的人,他的生命中是没有这类信号灯的。但现在移动互联网兴盛以后,人们享受它的便捷的同时,也失去了许多深刻的自主的应该勤奋去追索的东西。”

汪涌豪说,人的原始硬盘是自己的脑子。但是现在大家都不调动自己的原始硬盘,依赖上网查询。所谓“内事不决问度娘,外事不决问谷歌”。但网上的知识很多都是皮毛讯息,而讯息要经过整理才能成为知识,知识再经过反思、解构才能成为思想。互联网为什么浅薄,就是因为它至多提供给你一点知识,它毫无思想,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很多“知道分子”,而不是“知识分子”。“知道分子”和“知识分子”的区别就在于,“知道分子”什么都知道,但是这些知道的东西都是别人的。

“作为一个读书人,要警惕自己说的那些东西,独立思考,不能把自己的头脑外包给机器。”汪涌豪说。

互联网时代,为什么尤其要读经典

“生活当中有许多特别性的东西,被互联网抹平了;生活当中许多东西是需要你去奋身抵抗的,现在因为互联网放弃了;生活当中有许多要张大你个体意志的地方,因为互联网的关系,你变得越来越顺从。所以互联网致使人格抹平化、扁平化,致使社会扁平化、单一化,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戕害。柏拉图早就说过,一个人如果放弃了个别性、差异性、特异性,作为一个学习者,他的灵魂上就会变得非常健忘。”虽然认为互联网给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一些负面影响,但汪涌豪也强调,我们受惠于互联网,我们不是互联网的敌人,我们只是对它有更高的要求,希望对它设置一些条件。

“在互联网时代,我们尤其要去遵奉伟大的传统,阅读经典。伟大的传统里有

什么?有对人性足够深切的了解和同情,有对现代性的特别警觉。我们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观照自我,所谓知人者智、自知者明。好的阅读和传统的文化,都是教会你认识你自己。今天的我们拜高科技发展所赐,过得滋润、便捷,但当你觉得日子过得很好的时候,我们是否警觉到自己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?比如你现在什么都不缺了,但是你心里是否会有空落落的感觉?这是很重要的。城市是一个无穷大的黑洞,人们很容易为一种价值标准和新奇的时尚所迷失,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把自己从人群中拎出来、超拔出来的力量,这很重要。而经典文本正可以给予你力量。卡尔维诺说过:‘读经典是发现的航程,在这个航程中发现新的世界,新的自我。’这个城市再怎么样变化,资本的力量再怎么无远弗届,钢铁森林再怎么弥天彻底,你依然是你,是不是?”

与汪涌豪一样,傅杰也一直对学生强调经典阅读的必要性,寄望于经典作品中蕴含的文化生命力:“现代诗人奥登有句名言:‘历史上很多好书莫名其妙被人忘记了,真是可惜,但是没有一本书是莫名其妙的被人记住的。’不管世界怎么变化,好书一定会流传下去,我们的读书人也不要变成绝迹的恐龙,而要成为一个代代流传的越来越强大的物种。”



柏拉图《理想国》、霍布斯《利维坦》、马基亚维利《君主论》、亨廷顿《文明的冲突》书影